

# 蘇軾與酒略議

楊 欣

(四川大學 文學院, 四川省 成都市 610064)

---

提要: 本文多方面、多角度地探討了蘇軾與酒的關係。從尋求酒趣, 忘憂消愁, 醫療養生, 充實生活, 酒之於東坡已從單純的飲用上上升到了對精神境界的追求。他以飲酒來顯示他的人格力量、人生方式、藝術追求以及生命哲學。在歷代飲酒名人中, 他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真正懂得酒了解酒的人。

關鍵詞: 蘇軾 酒 生活情趣 藝術境界 生命哲學

---

中國歷史上的飲酒名人之中, 蘇軾的酒道水準遠遠高於一般文人。他不僅愛酒、頌酒, 寫過五六篇酒賦以及其他與酒相關或以酒為題材的詩文, 還親自釀過酒, 著有《東坡酒經》等釀酒專著。酒之於他, 已超越了單純的神經麻醉, 提升為一種雅致的文人情趣, 一種科學的生活方式, 一種健康的生活態度以及真純的藝術境界。

## 一、蘇軾的飲酒觀

蘇軾喜歡酒, 欣賞酒, 研究酒, 把酒作為一門學問來探討, 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飲酒哲學。總體來說, 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好飲而無量 東坡居士時常把盞。《次前韻送劉景文》詩自云“豈知人骨愛詩酒”,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詩亦言“使我有名全是酒”, 《望江南·春未老》詞謂: “休對故人思故國, 且將新火試新茶, 詩酒趁年華。”《滿庭芳·蝸角虛名》也有: “且趁閑身未老, 須放我, 些子疏狂。百年裏, 渾教是醉, 三萬六千場。”喜愛之情, 可見一斑。東坡的酒量並不大。他在《題子明詩後》中云: “吾少時望見酒盞而醉, 今亦能飲三蕉葉也。”“蕉葉”是一種形似蕉葉的淺酒杯, 盛酒量極少。《與程正輔書》中說: “弟終日把盞, 積計不過五銀盞爾。”〔1〕一天方飲五盞, 可見其量之小。《景純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之一有“淺量已愁當酒怯”, 《和陶飲酒二十首》之二也有“少飲得徑醉”之句。東坡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 謂著棋、吃酒、唱曲也”〔2〕。

實際上, 他不但認為適量飲酒是一種雅趣, 而且更將之視為一種人生“事業”。“公獨未識其趣爾, 臣今時復一中之。”(《章質夫送酒六壺, 書至而酒不達, 戲作小詩問之》)“醉飽高眠

---

〔1〕 本文所引蘇軾詩文, 除注明者外, 全摘自《蘇軾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2〕 宋彭乘《墨客揮犀》, 載江畚經編《歷代筆記小說選》, 上海書店, 1983 年版, 第 59 頁

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三餘”典出《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引三國魏魚豢《魏略》云：“遇言：‘〔讀書〕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後以“三餘”泛指空間時間。晉陶潛《感士不遇賦》：“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3〕

2、雅釀顯真性 受陶淵明的影響，蘇軾飲酒求真情真性的流露。《和陶飲酒二十首》之三曰：“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東坡推崇陶淵明，首先在於他保有“清真”的本性，清即清淨恬澹，真即不虛偽不扭曲。陶氏之所以能夠“獨清真”乃至於“詩自成”，美酒起到了相當的作用，即可以令人顯露清淨真誠。蘇軾深為陶淵明這種自然而然而、順性而行的人格魅力所感召，反對以酒求虛名。《飲酒四首》之一：“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在沉醉狀態下，人的真情真性顯現無遺。《謝蘇自之惠酒》：“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麴蘖未必高士憐。”〔4〕韓愈以為高士例須憐酒，似乎不嗜酒不足以稱高士，東坡則認為達人自達，有意為之終不免矯情，不應以世俗功名為憑，追求真實而自然的飲酒境界。其在《濁醪有妙理賦》中所說“故我內全於天，外寓於酒”，又彰顯出一種超然物外、圓融靈活、進退自如的大智慧。

其次，在於借酒力還原真實，釋放自我。蘇軾認為“浮名浮利，虛苦勞神”，不如適情適意，自由自在。“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行香子》）。《宋書》卷九十三《陶潛傳》載：“貴賤造之者，其有酒輒設飲，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5〕蘇軾對陶潛這種拋棄禮俗，坦白、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待人態度大為讚賞。《和蔡准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中寫道：“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李行中秀才醉眠亭》詩：“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

3、美酒助曠達 作為遷人逐客，東坡一生遭遇坎坷，浪迹天涯却並不在意，這主要得益於他的豁達。而這份豁達又與其從酒中得到的膽識、性情不無關係。“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漁父》），“身後名輕，但覺一杯重”（《行香子》），“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這些都是歷史與現狀，理想與實際的尖銳衝突在心中凝成的鬱結悠然化解之後，得到的超曠和明達〔6〕。他生處逆境，不墮其志，時常把盞為樂。有詩云：“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生活拮据，無錢買酒之時，他就寫詩自嘲：“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小兒》）一笑了之。朋友趙明叔家貧，所飲之酒味淡，他作《薄薄酒》二首，敘云：“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稱其言雖俚而近乎達。在東坡看來，倘能忘記世俗煩惱，村醪市沽與玉液瓊漿並

〔3〕《漢語大詞典》第一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頁

〔4〕韓愈《贈崔立之評事》，載《韓昌黎詩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569頁

〔5〕梁沈約《宋書》卷九十三，中華書局，1974年第1版，第2288頁

〔6〕高建新《中國古代文人與酒之關係論》，載《內蒙古大學學報》2000年1月第32卷第1期，第62頁

無二致。他在黃州時常飲茅柴酒。有詩曰：“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岐亭五首》之四）自注：“黃州人俗謂市沽爲壓茅柴。”到海南時，已經六十開外，仍然精神矍鑠，面色紅潤。《縱筆三首》之一詩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東坡樂觀的態度、豁達的胸襟，應與其飲酒習慣密切相關。

其次，蘇軾的豁達還表現在拋棄禮俗，嚮往適情適意、自由自在的生活。比如他認爲樂命延爵與修道禮佛之事並行不悖。《次王鞏韻》中說：“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

4、適飲以養性 蘇東坡善於以酒養性，崇尚理性、節制的飲酒之道。之所以與傳統的“酒亂性”之認知相舛，關鍵在於控制飲量。《書東臯子傳後》：“吾終日飲酒不過五合。”《酒漬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認爲喝少量的酒，效果與飲百榼沒有什麼不同〔7〕，自云：“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湖上夜歸》）

蘇軾飲酒服從於生活實際，當飲則飲，當止則止。如《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其一：“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老來厭逐紅裙醉，病起空驚白髮新。”等等。淺斟小酌尚可怡情，濫飲酣酒却會誤事，妨害身體。東坡於醫藥養生素頗有造詣，他不僅身體力行，還常常勸誡別人。《韻語陽秋》卷十二載：“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脩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嘖，隱隱如轉磨。’此鍊炁法也。”曾作《和止酒》詩，敘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詩中有：“微痾坐杯勺，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足見其戒酒的決心。

另外蘇軾認爲以酒療疾，只是暫時解脫，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在《孔毅父以詩戒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中寫道：“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而一味沉溺其中，無法自拔，只會增加心靈的痛苦，即所謂的困詩酒。如《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云：“我亦困詩酒，去道愈茫渺。”

5、酒趣過於沉醉 前已言及，蘇軾自己所飲不多。《和陶飲酒二十首》敘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坐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可見較於酒酣耳熱直接的生理刺激，他更看重的是從中獲得的樂趣，說明蘇軾好飲重在賞，不在量。這一點在歷代飲酒名人中是獨特的。他在詩中反復吟詠了這種不醉不醒的酒趣之樂，如“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少飲得徑醉，此秘君勿傳”，“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8〕飲酒不致大醉，而是適可而止，於不醉不醒，亦醉亦醒之間理性而有節制的進入沉醉之後的那種精神放鬆的境界，獲得一種陶然的快樂，這就是蘇軾的飲酒之道。

〔7〕 邵天鵬《舉杯邀明月，把酒問青天——從與酒的關係看李白和蘇軾的人格精神》，載《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4年第2期，第170頁

〔8〕 戈紀敏《杜甫嗜飲與東坡好酒》，載《商業文化》1995年第1期，第53頁

## 二、蘇軾飲酒的場合

酒浸潤了蘇軾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一切社會活動以及與人交往的過程中，幾乎都有酒的蹤影閃爍其間。其飲酒場合主要有以下幾種：

1、外出遊玩之時 東坡喜好遊山玩水，每到一地，常常或獨自一人、或與朋友同僚結伴出行，飽覽當地的名勝風光，高興之時往往要飲酒賦詩，抒發情懷。像《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溫。”所到之處或是秀麗山川，如《武昌西山》：“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或是廟堂古刹，如《壬寅重九，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花開酒美易不醉，來看南山冷翠微。”再如《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劍。頽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或是園囿亭臺，如《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江上同三黜，天涯又一樽。”《攜妓樂遊張山人園》：“提壺勸酒意雖重，杜鵑催歸聲更速。”或是泛舟湖上，如《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其四：“樓中煮酒初嘗芡，月下新粧半出簾。”《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壺中春色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

2、接受賞賜之時 朝廷逢年過節，及進行某種重大事件或活動的時候，常按照官員的品階，賞賜以酒，借以增加喜慶氣氛。蘇軾所飲主要有兩種。一為法酒，為當時京師開封所釀。宋趙令時《侯鯖錄》卷四載蘇軾稱讚此酒：“內庫法酒……他處縱有嘉者，殆難得其仿佛。”〔9〕《書贈孫叔靜》：“今日於孫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嘉事也。”關於法酒，他有如《纒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為移廚飲湖上》不少詩歌以吟之。二為黃封。亦屬宮廷御酒，因以黃羅帕封口，故名。《岐亭五首》：“為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杜介送魚》：“新年已賜黃封酒，舊友仍分鱸尾魚。”

3、公事宴飲 北宋釀酒業發達，官僚文人宴飲成風，酒是席間必備品。如《正月三日點燈會客》：“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座上賦戴花得天字》：“醉吟不耐欹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及《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等詩作。為了增加飲酒氣氛，宴飲常與歌舞佳麗、絲竹管弦相伴。如《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齋釀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鷗。”《蔡景繁官舍小閣》：“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蘇州間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除此之外，美味佳餚也是侑酒的一種方式，常見的有蟹、鷄、魚、果品等。像《答任師中家漢公》：“烹鷄酌白酒，相對歡有餘。”《和穆父新涼》：“紫螯應已肥，白酒誰能勸。”《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青浮卵盃槐芽餅，紅點冰檠藿葉魚。”

4、日常應酬 蘇軾與同僚下級、親朋好友往來，酒也是維持關係、聯結情感的橋梁。如《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劉貢父》：“廣陵三日飲，相對悅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潑春甕。”《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會三首》：“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傾倒五州春。”東坡輾轉遷徙，積蓄不多，經常自己釀酒招待客人，饋贈朋友。《二月十九

〔9〕《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2059頁

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灑玉蛆。”《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不羨紫駝分御食，自遣赤脚沽村釀。”《送酒與崔誠老》：“雪堂居士醉方熟，玉澗山人冷不眠。送與安州潑醅酒，從今三日是三年。”他的同僚朋友們“知君俸薄難多輟”，也自攜壺杯，送去美酒，與之暢飲。“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又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sup>[10]</sup>再如在泗州時，除夕大雪，友人黃師是給他送去酒和酥酪。東坡作《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詩記之，其二有“闕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等語。《次韻樂著作送酒》也稱：“少年多病怯盃觴，老去方知此味長。”

5、送往迎來 仕途坎坷，士人們時時遭遇貶謫遷移，不得不常常離親別友。餞行送別，酒是不可或缺之物。這在東坡贈別詩中隨處可見。如《送歐陽季默赴闕》：“莫辭白酒瀉香泉，已覺扁舟掠新渡。”《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吾愁。”《南鄉子》（東武望餘杭）：“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同樣，接風洗塵也少不了酒。如《答呂梁仲屯田》：“還須更置軟脚酒，爲君擊鼓行金樽。”軟脚酒，唐時宴飲遠歸之人曰軟脚。《新唐書·楊國忠傳》：“出有賜曰錢路，返有勞曰軟脚。”<sup>[11]</sup>再如，東坡與錢穆父詩云：“尊前俱是蓬萊守。”是時東坡守登，錢穆父受越，道過登，故東坡有此詩。謂登越二州皆瀕海，故言<sup>[12]</sup>。

6、祭慰神祀 祭祀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爲祭禮的一部分，酒是必備的。蘇軾所飲祭拜酒通常有三種：一、祭奠逝者。這類作品多是祭文。如《祭柳子玉文》：“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二、娛悅神靈。《禱雨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精誠苟可貫，賓主真相陪，洞簫振羽舞，白酒浮雲壘。”三、祈求福祉。《醉蓬萊》（重九上君猷）：“來歲今朝，爲我西顧，酌羽觴江口。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通過對祖先諸神敬獻美酒佳餚的儀式得到福佑，以達到治病驅邪，延年益壽等效用。

7、祝賀節日 中國自古以來，凡重大節日都少不了酒。對於蘇軾來說，重要的飲酒節日大致有：(1)除夕。《歲晚三首》詩敘：“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則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是日午夜，全家團圓，晚輩向長輩敬辭歲酒。有《除日》詩：“年年最後飲屠蘇，不覺來年七十歲”。《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之二：“煙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鬚。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2)元旦。南朝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胡湯，進屠蘇酒，膠牙飴。”<sup>[13]</sup>東坡《次韻王適元日並示曹煥二首》詩：“井底屠酥浸舊方，床頭冬醖壓瓊漿。舊來喜與門前客，終日同爲酒後狂。”(3)上元，又稱元宵，宋時社會游宴飲樂的一個重要節日。《歷代詩話》卷六十二云：“傳柑事始於唐開元間，上元夜以黃柑賜近臣，貴戚謂之傳柑宴。宋時亦襲其事，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黃柑相遺也。”<sup>[14]</sup>《上元侍飲端樓》詩有：“歸來一盞線燈在，猶有傳柑細遺君。”《上元夜有感》詩也道：“搔首淒涼十軍事，傳柑歸來滿朝衣。”(4)上巳。陰曆

[10] 清何文煥《歷代詩話》，上册，中華書局，1981年4月第1版，第315頁。

[11] 《新唐書》卷二百六，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版，第5849頁。

[12] 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上册，中華書局，1981年4月第1版，第304頁。

[13]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1051頁。

[14]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下冊，卷六十二，中華書局，1958年10月第1版，第945頁。

三月上旬第一個巳日，古俗在這一天人們要到水邊盥洗，祓除不祥，稱為“祓禊”，至宋已成為人們郊遊踏青宴飲遊玩的重要節日。《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詩：“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睡日亭午。”<sup>(5)</sup>寒食。宋代習俗於此日飲醪醴酒。《茶蘼洞》詩：“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sup>(6)</sup>中秋。這一天無論家人團聚，還是摯友相會，都離不開賞月飲酒。東坡文賦詩詞中對中秋節飲酒的反映比較多，如《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並崔度賢良》：“去年舉君苜蓿盤，夜傾闔酒赤如丹。”《念奴嬌·中秋》：“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sup>(7)</sup>重陽。自漢以來人們即有於此日飲菊花酒驅疫延年，辟邪逐寒的風俗。《送楊傑》詩：“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灑黃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鞬，醉舞崩崖一揮手。”《十拍子》詞：“白酒新開九醞，黃花已過重陽。身外儻來都似夢，醉裏無何即是鄉。東坡日月長。”黃花，即菊花之別稱。<sup>(8)</sup>社日。宋時承襲前代風俗，春秋祭社神，鄰里皆聚會飲酒。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秋社》：“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齋送。”<sup>[15]</sup>蘇軾《滿庭芳》詞：“‘歸去來兮’山中友，鷄豚社酒，相勸老東坡。”

### 三、酒之效用

飲酒對於蘇軾的作用，大致有：

1、催發靈感 酒能使人產生朦朧醉意，達到物我兩忘、物我同一的情感境界。故能鉤起詩興，使人產生靈感。蘇軾《洞庭春色》詩云：“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酒生詩情，詩助酒興，飲酒至酣，往往讓人文思泉涌，靈感勃發。“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等千古名句，以及《前赤壁賦》等絕世名篇，都是東坡酒後之作。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在說東坡飲酒不多則爛醉如泥，醒來後却“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sup>[16]</sup>蘇軾自己亦說：“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作為一位集詩人、書畫家於一身的藝術大師，蘇軾的繪畫作品往往也是乘酒醉發真興而作，黃山谷題蘇軾竹石詩說：“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sup>[17]</sup>他還說蘇東坡：“恢詭誦怪，滑稽於秋毫之穎，尤以酒為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嘔呻，取諸造化之爐錘，盡用文章之斧斤。”<sup>[18]</sup>酒對蘇東坡的藝術創作起著巨大的作用，連他自己也承認：“枯腸得酒芒角出，肺肝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古銅劍二》）詩酒自娛是蘇軾基本的生活態度。東坡酒後所畫的正是其胸中蟠郁和心靈的寫照。可以說，東坡居士與其崇拜的陶淵明一樣，皆是“得酒詩自成”（《和陶飲酒二十首》之三）。

2、忘憂遣懷 蘇軾為人正直剛毅，在北宋政治變革的夾縫之中左支右絀，動輒得咎，一貶再貶。背井離鄉帶來的羈旅愁思，世道不公造成的懷才不遇，使他往往借酒澆愁，發洩牢騷，吐露心中積忿。初為杭州通判時，有“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和劉道原詠

[15] 宋孟元老著，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中華書局，1982年1月第1版，第215頁

[16] 黃庭堅《題東坡字後》，《蘇軾研究資料彙編》上編一，中華書局，1994年4月第1版，第100頁

[17] 黃庭堅《題子瞻畫》，載《蘇軾研究資料彙編》上編一，中華書局，1994年4月第1版，第93頁

[18] 黃庭堅《蘇李畫枯木道士賦》，載《蘇軾研究資料彙編》上編一，中華書局，1994年4月第1版，第90頁

史》之歎。後來經歷了“烏臺詩案”，出獄之後貶官黃州，又寫道：“萬斛羈愁都似雪，一壺春酒若為湯。”（《次韻樂著作送酒》）《次韻楊褒早春》詩吟：“破恨徑須煩曲蘖，增年誰復怨羲娥。”《行香子》（涼夜霜風先入梧桐）詩又誦：“都將萬事，付與千鍾。任酒花白，眼花亂，燭花紅。”酒觸發悲愁，也激發豪情，可借酒澆愁，也可對酒當歌。現實的種種困擾使蘇軾不能依照自己的心願行事而時常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中，而恰恰很多時候酒可以帶來一些豪情、豪氣，使壓抑的情緒得以釋放，從而獲得一種暫時的心理快慰。如《滿庭芳》（三十三年今誰存者）：“願持此邀君，一飲空缸。”“無多酌我君須聽，醉後初狂膽滿軀。”《滿庭芳》（蝸角虛名）：“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疎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這些作品中都充滿了豪邁之情。同時在酒精的刺激下，醉意朦朧的狀態中，可以借酒吐真言，表達正常狀態下不便表達、不能表達的思想情感。如《定惠院月夜偶出》詩：“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鐵溝行贈喬太博》詩：“孤村野店何所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不自知。”總之，由於醉酒之後可獲得一種情緒放縱和精神自由，東坡常常流連其間；但他的遣懷，却比別人多了一份曠達與瀟灑。

3、醫療養生 古云：“酒是藥之長”。人們很早就有以藥草浸泡酒後服食的傳統。蘇軾對藥物和養生有獨到的研究，他作品中有不少以主治功能命名的藥酒。如《浣溪沙》（羅襪空飛洛浦塵）詞：“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浣溪沙》（醉夢昏昏曉未蘇）詞：“醉夢昏昏曉未蘇，門前轆轤使君車，扶頭一盞怎生無。”扶頭酒，宋呂南公《曉日》：“曉日瞳瞳上紙窗，小爐文火近繡。衝愁滿盞扶頭酒，笑殺醫師第一方。”<sup>[19]</sup>宋九嘉《卯酒》：“隔日酒意尚存，頭腦昏昏，得酒方神清志豁，故名扶頭酒。”除了服食之外，東坡所釀之酒大部分也屬此類養生酒。貶定州時，根據當地流行的偏方，以杜桂、茵桂、木桂之類的藥材釀造了桂酒。其《桂酒頌》序云：“《本草》桂有小毒，而茵桂杜桂皆無毒。大畧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又云：“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可見蘇軾飲桂酒是為避瘴癘，這無疑是一種具有抗病滋補功效的藥酒。在定州時他用松節，松樹枝子做香料釀造了松醪酒，並作《中山松醪賦》記之：“收薄田於桑榆，制中山之松醪。”天門冬是一種自古以來就被採用的中草藥材。《抱朴子》：“天門冬……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並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sup>[20]</sup>東坡晚年謫海南時釀造了天門冬酒。《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云：“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這些酒保留了植物的本色、本香，酒借藥力，藥助酒功，相得益彰，達到了食療養生與服藥保健的完美結合

4、充實生活 東坡不僅愛酒費酒，還精於釀酒，並親自為酒命名，作為生活的調劑。在黃州時，得西蜀道士楊世昌秘方開始釀造蜜酒。此酒以少量蜂蜜和麴米為原料，營養豐富，香甜無比。有《蜜酒歌》云：“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泫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瓶不須撥。”真一酒是

[19] 宋呂南公《灌園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23冊，第65頁。

[20]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卷十一《仙葯》，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97頁。

他生平釀酒實踐的傑作。其詩《真一酒》引中云：“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之所以取名“真一”，乃與詩中“人間真一東坡老”相合。雪堂義尊是他無意中的發明。《書雪堂義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

飲酒，讓人產生溫暖。唐人呼酒為春，後沿用品。李白《哭宣城善釀紀叟》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王琦注：“唐人名酒多帶春字。”<sup>[21]</sup>以春名酒，是一種高雅的文化現象。蘇軾很早認識到了這一點，《記退之拋青春句》云：“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鉞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他自己所飲所釀之酒多以春名。如洞庭春，為安定郡王家釀黃柑酒所贈之名。萬家春，居嶺南時所釀造，有詩云：“持我萬家春，一酌五柳陶。”羅浮春，東坡在惠州時家釀，因近羅浮山故名。《寄鄧道士》詩寫道：“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寓居合江樓》詩：“三山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

5、精神追求 除了把酒作為生活的調劑，情趣的陶冶之外，東坡還在酒中構建出他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曾作《醉鄉記》<sup>[22]</sup>一文，曰：“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窅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向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於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於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而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在文中東坡不厭其煩的描述了他頭腦中醉鄉的民情風俗和美好情狀，把對酒的產生的種種美好情感轉移到對社會現實的探索上去了。仔細品味，其間蘊含著深刻的哲理感悟，寄託了作者對精神境界的追求，一種崇高之美油然而生。

綜上所述，從尋求酒趣，忘憂消愁，醫療養生，生活充實到社會理想，酒之於東坡已從單純的喝、飲上升到了對精神境界的追求。他以飲酒來顯示人格力量，人生方式，藝術方式以及生命哲學。這在歷代飲酒名人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是一個真正懂得酒了解酒的人。

楊欣(1982-),女,四川省彭州市人,四川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

[21] 《李太白全集》卷三，中華書局，1977年9月第1版，第1202頁

[22] 《東坡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07冊，第529頁